

傳水滸改評嘆聖金論

何 滿 子 著

上海出版公司印行

傳 水 滸 改 評 數 聖 金 論

何 滿 子 著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 出零三四號

一九五四年三月初版

一——五〇〇〇冊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書名	論金聖歎評改水滸傳
著者	何 滿 子
出版者	上海出版公司 上海四川中路 三四六號七〇一室
排版者	毅 華 印 刷 所 上海海靈路六九七號
印刷者	興業泰記印刷所
定價	人民幣四六〇〇元

【類別】文學藝術（開本）32【定價頁】142【字數】56900

中國文藝研究叢書



上海出版公司

本書提要

水滸傳是一部家絃戶誦的文藝作品，而流布最廣的金聖嘆評改的水滸傳，却將原書作了許多惡意的歪曲、竄改。深重地荼毒了這部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藝術價值的古典巨著。本書針對金聖嘆這一批改工作，從研究他的立場，他的思想方法，他的人生态度，進而研討他如何評改水滸傳，他懷着什麼樣的，使用何種伎倆，從而帶來了些什麼毒害。科學地，嚴格地加以批判。



定價4,600元

目次

一	引說·····	一
二	封建統治階級的又一種代言人·····	六
三	宿命觀的虛無主義者·····	六
四	詭辯論·····	六
五	票友人生·····	六
六	藝術觀——形式主義者·····	三
七	刪去水滸傳後半部的優劣和功罪·····	二
八	評改水滸傳的動機·····	七
九	評改水滸傳的伎倆及其毒害·····	九
十	校訖記·····	一三

一 引說

金聖嘆評改水滸傳，將原書作了許多惡意的歪曲，居心叵測地作了不少竄改，加了許多反動的評語，蒙西子以不潔，深重地荼毒了這部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藝術價值的古典鉅著。雖然由於他刪去了後半部，精簡了內容，使之便於推廣，且其「字句亦小有佳處」（魯迅先生語），論者認為亦不無功績，但與其附麗於原作的反動思想所產生的有害影響相較，功過實遠遠不能相抵。

人民文學出版社慎重地訂正了水滸傳，剔去了反動的金批，揭穿了金聖嘆懷着罪惡企圖的竄改之處，使水滸傳從金聖嘆強加給它的韃靼下解放出來，盡量還以本來面目，這實在是一樁大大的善舉。此外，對其他版本和有關水滸傳的史料的整理，中央文化部正在進行的對水滸傳作者生平的調查研究等工作，都將對歷來有關水滸傳問題的歧疑和紛爭具有廓清的作用，而有助於對這一古典作品的正

確的認識和評價。這些工作對輝揚先人創作成果，更好地接受文學遺產來說，意義是極大的。

但金聖嘆評改過的水滸傳，流行了三世紀之久。其傳佈之廣，流毒之深，實在不容忽視。水滸傳是一部幾乎家傳戶誦的作品，而流布最廣的恰好是金批本，以致讀過水滸傳的，無人不知金聖嘆，無人不受他的影響。其對人民精神生活上那種潛移默化的毒害，是極大的。此其一。

我國封建時代的士大夫，一向都將小說視作『君子弗爲也』的小道，連看也不屑看的；更不用說去批註發明。這樣，就意味着封建統治者的思想統治的網還存在着一個缺口：在小說這一領域裏留下了一片多少可以反映人民自我意識的自由天地。金聖嘆以前，雖然也有若干文人當作戲墨來詮評小說，但有些是零星星星的，致力無多，作用不大；有些是偷偷摸摸的，那些有功名、有身價的文人，即使偶而沾染這些『閑書』，一時興至，忍俊不禁地加以評點了，也怕貽士林之譏，避免在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作品上出署真名實姓的。大規模地、以此爲主要事業，不畏物議而明目張胆地批註小說傳奇，金聖嘆是個始作俑者。而

他又確有些才情，標奇立異之餘，獲得了一些采聲；此風一開，游手好閑的士大夫，從不第窮酸到甚至身登仕版的所謂碩儒，也紛紛胡亂地或自鳴風雅地評註起小說來。封建統治者的思想遂進一步侵佔了，浸淫了小說這一死角，反映在小說裏的一些進步的東西都按着衛道者的願望給曲解了，掩蓋了，塗抹了。而曲解和竄改的方法大都是師承金聖嘆的。因此，金聖嘆的毒害，實遠溢於他所批改的作品之外。此其二。

尤有甚者，對金聖嘆這一批改工作的批判，迄今尚未科學地、嚴格地進行過；而歷來爲他的辯給和才情所傾倒的人却極多。對他的評衡也褒浮於貶，極易淆亂聽聞，引起思想上的混亂。例如：有的稱頌他『能令千古才人心死』（李漁：閑情偶寄卷三）；有的將他和史遷並論，說他『文法畢具，逼近龍門』（昭隱：嘯亭續錄卷二）。廖燕更把他捧上了天，稱他『所評諸書，領異標新，迥出意表；覺作者千百年來，至此始開生面。嗚呼，何其賢哉！……然畫龍點睛，金針隨度，使天下後學悉悟作文用筆墨法者，先生力也。……而功實開拓萬世，顧不偉耶！』（金聖嘆先生傳）簡直說成了一個聖人。徐珂則讚他『筆端有刺，舌

底瀾翻；鍾惺、李卓吾之徒，望塵莫及矣。」（清稗類鈔）胡適雖然一面說他八股先生氣，一面却大事恭維。在水滸傳考證裏，已稱他是一個『大怪傑』，說他有眼光，有胆氣，有革命精神，『在古人中很不可多得』；而在水滸傳新考中，又將徐珂的話學舌一遍，給以更高的評價：『聖嘆的辨才，是無敵的。他的筆鋒，是最能動人的。……在小說批評界，他的權威，直推翻了王世貞、李贄、鍾惺等有名的批評家。』劉復在論他評改水滸傳的功罪時，說他『對於水滸只是有功，而不是有罪』（影印貫華堂原本水滸傳鈞）的功臣。這麼多的對金聖嘆的頌揚，使他留給很多人的印象是一個『有功藝苑』（陳登原：金聖嘆傳）的了不起的人物。加之金聖嘆在文字技術上的一些輕才小慧，迷惑了讀者，很容易使人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與薪地疏忽了他對作品的思想性的殘害。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示我們：『內容愈反動的作品愈帶藝術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應該排斥。』因此，嚴肅認真地來研討一下金聖嘆評改水滸傳的問題，應該是有其必要的。

而要研討金聖嘆如何評改水滸傳，他懷着什麼樣的目的，使用何種伎倆，從

而給水滸傳帶來了些什麼毒害，又不得不先探究他的思想的根底。也即是說，必須從研究他的立場，他的世界觀，他的思想方法，他的人生態度始。

二 封建統治階級的又一種代言人

在封建士大夫階級中的正統派眼裏，金聖嘆自是一個狂狷之士，一個不安本分，不走正路的左道旁門。尤個在良齋雜說中評述他道：『吾鄉金聖嘆，以聰明穿鑿書史，狂放不羈。每食狗肉，登壇講經，緇流從之者甚衆。』（轉引自新義錄卷七十五：金人瑞之妄引文）董含在三岡識略中，則譏誚他自作聰明，是一個『迂而愚』者：

吳人有金聖嘆者，著才子書，……凡左孟漢史，下及傳奇小說，俱有平語。其言誇誕不經，諧調俚句，連篇累牘，縱其胸臆。以之評經史，恐未有當也。即以西廂一書言之，……聖嘆恣一己之私見，本無所解，自謂別出手眼，尋章摘句，瑣屑割裂。……謂自有天地，即有妙文，上可追配風雅，下可貫穿馬莊，或證之以禪語，或擬之以制作，忽而笑語，忽而經典，雜亂不倫，……可謂迂而愚矣。其終以筆舌買禍也，宜哉！（卷九才子書條）

歸玄恭更痛詆他爲悖逆禮教的聖賢叛徒：

蘇州有金聖嘆其人，貪戾放僻，不知禮義廉恥。嘗批評水滸傳，余見之曰：此倡亂之書也。又批評西廂記，余見之曰：此誣淫之書也。惑人心，壞風俗，其罪不可勝誅矣。（玄恭文集：誅邪鬼）

甚至有些人以他聰敏而不務正，不從舉業中求上進，附會爲由於邪祟所憑，入了魔道之故。如王東淑說他『用心虛明，魔來附之。……聖嘆自爲魔所憑，下筆益機辯瀾翻，常有神助，然多不規於正。』（柳南隨筆）錢牧齋也見神見鬼地說他爲『慈月宮陳夫人』所憑（見初學集卷四十三）。俞樾引錢謙益此說時，又創了另一種妄談：『金聖嘆爲靈物所憑，或云狐也。』（茶香室續鈔卷二十）

金聖嘆這人的放蕩怪誕，持才傲物，爲當時士林所側目，這是無疑的。就連對他推崇備至的廖柴舟，生前和他臭味相投，死後爲他整理遺稿的契友徐增，也不能爲之掩飾。而說他的信口雌黃，使『向時講學者聞之，攢眉浩嘆』（廖燕：

聖嘆傳），『不與聖嘆交者，則同聲詈之，以其人之不可方物也』（徐增：才子必讀書敘）。但如果將以狂生姿態出現，因而爲拘謹的士大夫所不容的金聖嘆，竟當作是與禮教、與封建統治思想採取敵對態度的叛徒來看，一如歸玄恭輩的論調，那就太皮相了。

金聖嘆被滿清政府砍了頭，也許是造成後人把他當作封建社會的叛徒的錯覺的主要原因。但這點，魯迅先生早已論過：

講起清朝的文字獄來，也有人拉上金聖嘆，其實是很不合適的。他的哭廟，用近事來比例，和前年新上的引據三民主義以自辯，並無不同，但不特撈不到教授而且至於殺頭，則是因爲他早被官紳們認爲是壞實了的緣故。就事論事，倒是冤枉的。（談金聖嘆）

因此，想把金聖嘆納入反異族奴役的愛國主義者之林，是不可能的，雖然他冤枉地遭了滿清政府的殺戮。同樣，要想把他歸入黃宗羲、王船山、顧炎武等具有革命的民主主義思想的行列中，也是不可能的，雖然他的家鄉正是東林、復社

人物薈萃之區。

就他的功罪，他的社會作用，概括而論之：金聖嘆對封建統治階級，是一個偽惡者，一個貌似壞人的好人；對被統治的人民，是偽善者，是裝好人的壞人。

本質地說，他是封建統治階級的道統思想的另一類型的維護者和說教者。最好是以他自己的思想，來駁斥那些說他乖背禮教的論者的武斷：

大千最妙之理，連聖人亦妙在裏邊。卽此萬物，卽此妙理。一切萬物，有不物者存，萬物壞時，妙理不壞。這是一重象，曰君臣也。有此一副妙理，萬物出生無窮，這又是一重象，曰父子也。不物者宰制萬物，曰君臣。前一物出生後一物，曰父子。此物彼物，同在這裏，曰夫婦。物雖有萬，妙理則一，曰昆弟。彼不必舍彼而就我，我不必舍我而就彼，烏知此之非彼，烏知彼之非此，曰朋友之交也。約性而論，大千世界，純是妙理；約修而論，君尊臣卑，父坐子立，是學問之事。五倫乃五個妙象，只一象而卦在五倫。……（語錄纂卷一）

金聖嘆和一般只會死背經書，生硬地將陳腔爛調的教條訓人，因而沒有多大說服力的陋儒不同的是，他將這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治人之道，玩了一個玄

學的體系化的花樣，使它變成了『絕對精神』似的歷劫不壞的永存妙理，因而更詭譎，更聳動，更能愚伏人民。同時也說明了他比旁人更掌握了禮教思想的精髓。

豈有這樣一個肯定君臣父子爲萬世不磨的『妙理』的人，而能反對封建統治的秩序，而能不竭力維護地主階級統治人民的法統思想，而能『倡亂』！

只看他在宋史綱目『淮南盜宋江……』一句上，逮住了一個『盜』字，就借題發揮，做出了如下的聲嘶力竭的文章來：

……蓋一朝而救者，天子之恩；百世不改者，君子之法。宋江雖降，而必書曰『盜』，此春秋謹嚴之志，所以昭往戒，防未然，正人心，輔王化也。後世之人不察於此，而莫然於其外史冠之以忠義之名，而又從而節節稱嘆之。嗚呼，彼何人斯！毋乃有亂逆之心矣夫！（金批本水滸傳卷二）

而對侯蒙上書欲赦宋江，使討方臘（宋史目）一事，更氣憤填膺地痛罵他『一語而入失焉』。哪八失：一『失朝廷之尊』；二『壞國家之法』；三『顯當時之無人』；四貽賊笑『而令猖狂愈甚』；五令盜賊一變而爲武臣，『使壯夫削』